

警官教學五十年

李興唐

(本文插圖刊第4及43至47頁)

逃離殖民教育

「俄大鼻子、小日本」，是從民國初年到三十年代間，我國東北民間很流行的口頭語，充滿着對日、俄帝國侵略濃厚的反感，這也就是東北同胞普遍具有強烈國家民族意識的根本原因。

甲午中日戰爭後，日本吞滅了朝鮮；日俄之戰，日本取得「南滿」為勢力範圍。從此就一直處心積慮的，想利用東北作橋樑，以實現其所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的「滿蒙政策」。於是極力威脅利誘主政東北的張作霖，能成為他們的傀儡。但張作霖不甘東北為日人所併，一再嚴拒，日本在憤恨之餘，乃設計置張作霖於死地。張學良繼起之後，懷於家仇國難，不但不理日本一再警告，並毅然與遼、吉、黑、熱四省，效忠國民政府，助成了中國的統一，因而造成「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即以統治者姿態出現，各級學校首先受到影響，筆者於瀋陽市所讀的遼寧省立第二初級中學，不僅增加了日語文課程，聘日人教課，並有了兼作情報的日籍學生

。因不甘接受殖民地教育，筆者在完成國中教育後，於民國二十三年以十四、五歲年齡隻身離家遠去北平。途經天津時，聽說北平剛剛成立一所專收東北青年的國立東北中山中學，便趕去報名，由報考三千多人中，共錄取三百多名，很幸運的在錄取之列，順利的解決了食宿問題。雖然後來因大局關係，斷絕了和家裏的聯繫與接濟，幸賴學校的全公費，却也因此養成儉樸和獨立自主生活的能力。

考大學的波折

民國二十五年，中山中學奉令遷校南京，我於二十六年春畢業。當時一般學生心態，以能讀一流大學為榮，於是便與高中同班李家琮學長一同由京赴平，報考清華、北大及師大三校首屆聯招。初試已放榜，正準備筆試中不幸「七七抗戰」爆發，「去乎？」「留乎？」立刻成了大難題。如續留平，當初又何必千辛萬難遠離家鄉，但若離平，則何處將是容身之所，同時旅費何來，實是空前震撼和挑戰。幾經苦思，為了貫徹初衷及前途計，仍以離平為上策。這時北平各大學多有將

遷往後方西南各省的傳聞，惟一般大學都須繳費，而師大是公費，經與李家琮學長約好，先在他河北省元氏縣家裏稍作停留，再以師大為目標同去西安，經輾轉到達後，師大遷校却毫無消息，當時雖尚有其他大學可入，因非屬理想未予考慮。正在為學校問題困擾之際，適中央警官學校招考正科第四期新生，預定以陝、甘、寧、青四省高中畢業青年六十人為主要對象。結果由報考的一百二十餘人中，僅錄取二十二名，我與家琮學長幸均被錄取。但由西安去南京旅費須自理，又成了新的難題。後來兩人經以平津流亡青年身分，獲陝西省政府主席孫蔚如先生的批准，於十月九日免費乘隴海鐵路藍鋼皮火車與其餘二十人集體赴南京。其時，南京已開始遭日軍空襲，因之，火車在途中常行停停，延遲到第三天才抵京入校。

命運註定從警

中山中學在北平創校時校址，正是官校前身內政部警官高等學校遷南京前的舊址，未料到中山中學畢業後竟真的讀了官校。入官校後將近一

月，學校奉令隨政府西遷重慶，當時在校同學爲二、三、四共三個期隊，合編爲一大隊，有同學三百多人，以本期最多，共一百八十二人。全校師生於十一月三十日離開南京，我被派擔任本隊與大隊間的傳令（聯絡）工作，隨大隊行動。

因交通工具難覓，先由南京乘火車到安徽蕪湖，再由蕪湖換乘人力撐船去漢口，在漢口借用學校上課，並利用長江岸邊操練軍事術科，前後停留將月，再換船去宜昌，途中獲悉南京業已撤守。在宜昌時天氣已轉寒，等候學校製發黑呢大衣送到才又動身去重慶。重慶的校舍，是過去日本海軍俱樂部，座落在重慶市對岸的「彈子石」，是山坡地高處，下臨長江，風景優美。稍事安頓之後，就恢復了正常操課。這時學校要求之嚴格，遠非遷徙途中所可比擬。

民國二十八年暑期畢業，原被分發重慶市警局實習，爲便於準備再考大學，經請改分發至成都附近的郫縣，實習六個月期滿，奉調四川省警察學校服務。

年幼時，直覺的想將來做一名濟世活人的醫生，却人算不如天算，結果就這樣做了一輩子警官，最後並成爲全國兩名最高階警官之一。

警察服務的主要對象是本國同胞，包括上司達官顯要，下至販夫走卒；自上學者專家，下至目不識丁者，不僅須隨機應變，並須運用高度智慧與學識，絕非以不變應萬變泛泛之輩所能勝任。臺灣教育普及，民間到處有專家學者，其深諳法律者，更比比皆是。五十五年八月奉調任官校教育長，六十二年十二月奉派接長校務，爲期警

官教育能發生最大效果，曾針對警察功能和國情需要，於接任校務後採取了很多改革措施，如提高學生素質，改進課程，改變入學考試辦法，加強學術研究，聘請優良師資任教等等。以官校大學部學生而言，平均每年招收二百五十名左右，報考者恆在七千人上下，學科錄取分數下限在四百分以上，錄取學生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同時考取官校及大學聯招，但放棄聯招而選入官校，加以絕無通融的複試（包括口試、儀表及身高體重重複檢），故被錄取學生程度與素質的整齊，不僅國內少有，即全世界也不多见；以如此素質的警官，瞻望將來社會治安秩序，人民生命財產，應可確保。

中大生活瑣憶

在四川省警局及警察學校服務兩年後，深感學識不足，又與投考大學進修之念。最初擬請長假離職未能獲准，後以短假離開成都東去重慶，曾先後參加朝大及中大新生考試，先幸以榜首考取朝大法律學系，繼又考取中大英語學系，最後決定放棄朝大而入中大。一年級是在純鄉野的柏溪分校度過，二年級起循例遷往沙坪壩校本部。當時英語學系雖也是熱門學系之一，但除非有特殊興趣，或專門從事外國語文學術研究，否則外國語文也不過是研究學術的工具而已，於是又奉准轉入理學院心理學系。

系主任是當時名聞遐邇留德的蕭孝嶸博士，他主持系務連續達十七年（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八年）之久，他也是我讀警官學校時的心理學教

授，所以中大畢業後，他推薦我去內政部警政司擔任從事提高警察素質的警察心理測驗工作。系裏授課的其他教授有潘淑、艾偉、吳南軒、王書林、龍勳、張義堯、丁鑽諸先生都是飽學之士，很受同學敬仰，也形成心理學系堅強的師資陣容。在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潘淑博士，雖訥於言詞，但道德文章却倍受推崇，他教授實驗心理學，該課的實驗課是由龍勳先生主持及講授，要求很嚴。筆者迄今仍尚保存着該實驗報告第三冊，該冊內容是全學期四個月，共作實驗四十三項，由該實驗報告用紙的粗糙，可深切體會當時的物力唯艱；但學術研究並未因之受到影響。筆者同年級共有同學五男六女，是當時全系同學人數最多的年級，大家相處融洽而愉快。

沙坪壩共有中大、重大和中央工業職業學校，三校併設在嘉陵江畔，山明水秀，因此沙坪壩就成了戰時首都重慶市的重要學校和文化區。中大由南京撤退時，羅校長志希先生領導有方，計畫週詳，連農學院實驗農場的牛都全部搬運到後方，真是做到了堅壁清野，是所有遷到後方最徹底也最完整的大學；當時共有文、理、法、商、工、農、醫和師範八個學院，是後方規模最大，院、系、科最多的大學；今日臺灣教育最普及，大學也很多，却尚無一校能比得上那時的中大。松林坡是校區中心，居高臨下，有馬路環繞四週，是課餘飯後大家散步最好場所，也是學校中樞所在地，女同學宿舍設在坡上，離門前有一「男賓止步」的牌示，却常有男同學義務守衛和站崗，傳爲佳話。

戰時物力唯艱，精神娛樂享受貧乏，電影院很少，好片難求；當時發展最突出，也最受知識份子歡迎的是話劇。抗建堂經常有很有水準的名劇演出，可預購票，因公共汽車既少又差，同學於晚飯後由學校徒步前往觀賞，散場後，成羣結隊返校，途中說說笑笑，樂趣無窮。抵校時天色已亮，有課同學吃過早餐，趕去上課，沒課同學便回宿舍會周公，可以說是非時期單調生活中一大調劑和慰藉。同學全部住校，三餐時飯廳裏萬頭鑽動，熙攘往來。學校一因經費不裕，也為能增容量，飯廳裏僅有桌無椅，男女同學一律站着用膳，每月尾打牙祭時，夾沙肉、回鍋肉、粉蒸肉、魚香肉絲等都是名菜，廚房自蒸的白麵小饅頭，一元八個，物美價廉，很受師生歡迎，供不應求。四年生活雖很艱苦，却也別有情趣。

親聆蔣公教誨

筆者生也有幸，曾六度親炙先總統蔣公教誨。警官學校為蔣公所手創，並親兼首任校長十一年之久。官校於二十七年遷抵重慶後，每週一凌晨，全校師生常從南岸彈子石步行到復興關，參加中央訓練團紀念週，站着恭聆訓話，這是初瞻蔣公光儀並蒙教澤。二十八年七月畢業，蔣公仍於日理萬機之際，撥冗由距校十餘里的黃山官邸蒞校主持典禮，並以「現代警察的要務」為題發表訓詞，殷殷囑咐為警之道，會後並對全體畢業同學一八二人一點名垂詢，雖距今將近五十年，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第二度受業是三十年考進中大之後，蔣公於

三十二年兼任中大校長，頗感「始出師門，又進師門」的榮幸。這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蔣公仍於軍機旁午，時常蒞校巡視，垂詢同學生活、學業。由於當時物力唯艱，米飯中經常有沙、石、穀、稗……各物雜陳，同學們都謔稱為「八寶飯」，蔣公也和同學一同進食，情同家人，又於獲悉同學多很困苦，特准由軍政部撥發全校同學每人全新灰軍棉襖一件，同學們都稱為「榮譽服」，軟暖樸素，人人愛穿，同學無不感奮，激發強烈愛國熱忱。

第三度受業是三十六年，筆者當時正在內政部警察總署服務，奉派回官校參加警察教育講習班第六期受訓。政府為統一全國警察教育，提高警察素質，規定各省(市)警察學校的教育長和教務主任都必須由中央內政部統一派任曾受警察教育專業人員擔任。這時官校校長仍為蔣公，三度返回師門，宛如遊子重歸，雖受訓歷時僅六個月，但獲益良多。

第四度受業是四十一年，筆者在內政部長任內，奉調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第十九期受訓，又逢蔣公任院長，歷次紀念週都親臨主持，講述我國歷史文化精華以及當前反共復國的急務。

第五度受業是五十七年，筆者在官校教育長任內，奉調國防研究院第九期受訓。這是融黨、政、軍於一體的高級幹部的研究教育。蔣公親兼院長，幾乎朝夕在院，勗勉更多，在結業個別談話中，除詢問研究心得外，還殷殷垂詢官校教學情形。當時指示對警官教育學應注意兩事：第一是「行政管理」；第二是「環境衛生」的改善

，語重心長，言詞剴切，令人感動。足見蔣公對警官教育的關懷，無微不至，對受訓學員的瞭解，也至為深刻。

第六度受業是五十九年，筆者剛從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進修警政返國未久，再度奉調入革命實踐研究院高級行政班第二期受訓。這是第六度在蔣公主持的訓練機構受訓，也是最後一次，時光易逝，距今瞬已將二十年。

除六度為蔣公門生外，親聆蔣公訓誨的機會很多，諸如官校校慶、全省警政會議、大專教授年會及國防研究院畢業同學年會等，深覺他用心至真，立意至善，關愛至切，言詞至誠，感人也最深。小自修身處事的細微末節，大至治國平世的道理，無不涵蓋在內，如能細心體察，終生受用不盡。筆者自親炙蔣公教範以來，每週艱苦頭沛之際，思及蔣公堅苦卓絕的精神，與擇善固執的天性，無形中勇氣倍增，卒能面對困難而解，這都是蔣公之賜。

官校桃園新址

官校民國二十五年成立於南京，三十八年初隨政府撤退來臺，因大局關係曾於三十九年停辦，四十三年國際情勢好轉又奉令復校，復校後，最初緩慢成長。筆者於五十五年接任教育長時，僅有學生二百多人，當時臺北市廣州街舊校區最大容量為八百人。民國六十年起，學生人數快速成長為一千二百多人，無論教室、寢室、飯廳、圖書館、實驗室、大禮堂、甚至操場，到處擁擠，飯廳因容量不夠，將學生寢室走廊改作飯廳，

加以年久，房屋多已破損，以致校務及學生研習都不能如理想運作，後雖奉准暫借愛國東路聯勤總司令部舊址使用，但因建造中正紀念堂需用該地，乃不得不作遷校之計。

新校址的選擇，經過頗為曲折，曾環繞北市近郊如士林、外雙溪、南港、內湖、新店、木柵、三峽等處尋找土地，均無結果，最後於民國六十四年獲得桃園縣長現任內政部長吳伯雄先生鼎力支助，概允撥用官校桃園現址，同時獲得國防部解除該地區禁建令，最後奉行政院核定並指示建築應力求堅固實用，不宜求華麗。廣州街舊校區佔地僅八千多坪，現址共四萬多坪，地勢海拔四百尺，環境優美安靜，不像廣州街舊址，每逢火車經過，即「驚天動地」擾人心緒，且空氣清新，溫度較臺北市平均低二、三度，是很理想的警官教育環境。

新校舍係名建築師陳其寬先生精心設計，整體計劃一次完成。全部房舍為四樓式等高建築，堅固雄偉，符合行政院的指示。全部共分爲行政、教學、運動及休息四區，進門後，有段相當延伸的寬敞道路，行政大樓前爲花壇，設有半抽象的警察救兒童出火窟的雕像，是名雕刻家朱銘先生的創作品，一則在隨時提示學生以警察的責任，同時也是校園中一件藝術品。行政大樓後至大禮堂及圖書、體育二館等四棟建築間是正口字形的升旗場，每日清晨全體師生面對先總統蔣公立姿訓話式銅像，目視國旗冉冉上升，爲一日工作揭開序幕。

先總統蔣公這座銅像是唯一在大陸時鑄造護

運來臺的共七噸重的實心像，服裝與神態都和臺灣一般塑像不同；圖書館總館和各系所分館，都是開架式，開館時間內師生可隨時取閱，但不可攜出。總館有寬敞的閱覽室，光線充足，目前共有藏書近二十萬冊，最難得也是其他圖書館所沒有的：自民國開國一月一日起出版的全套國民政府公報、各省縣誌、各省市地圖及代內政部保管的線裝「古今圖書集成」等四種國寶，彌足珍貴。科學館內部共分爲物理、化學、指紋、驗槍、心理、犯罪、語言教室和電腦中心等部門，有最現代化各種科學儀器和犯罪偵測設備。體育館共兩層：上層是各種球類室內球場，高大而寬敞；下層是柔道場，初建時地上鋪國產場場密，嗣爲保持清潔，經換舖國產塑膠場場密，目前已改用法國出品塑膠場場密，舒適美觀，既清潔又耐用。更爲有助於練習及校正姿態，場內四週牆壁裝以西德進口的防水玻璃，所以是目前世界最大設備最佳的柔道場，因之，前來作短期或長期集訓的外國柔道隊很多。靶場和柔道場是官校和一般大學不同的兩大特殊設施，因爲警察工作需用長槍的機會很少，所以靶場是近距離的手槍靶場，是電動控制，爲易排除彈藥氣味，係採半室內和半室外控制，室內部分設有講課教室。游泳池是最標準的直徑五十公尺距離，有自動過濾設備，清澈見底，官校男女學生不僅須會游泳，並須有水中救生技術。全校除運動區外，其他三區都有迴廊相通，不受天候影響。

新址建築工程於六十五年五月動工興建，承建築師事務所及三家承建公司的全力合作，於六

十六年九月之一年內全部完成，爲國內大規模建築使用建築時間最短的工程；十年來經過很多次颱風與地震，從未受絲毫影響，足證不僅是完工最快，也是最堅固的工程。完工之後，特選定於當年十月卅一日先總統蔣公誕辰舉行新校舍落成及建校四十一年聯合典禮，蒙當時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先生於百忙中蒞校主持，並以「犧牲奉獻，服務民衆」爲題對全體師生及省市警察首長致詞勗勉。他首先對警察工作的績效和貢獻，予以很高的評價，他說：「警察人員以身許國，犧牲奉獻，創造許多壯烈的、感人的、行人所不能行的光榮業績，對國家的安全、社會的安定，有着跟三軍部隊同樣的、同等的重大貢獻。」對於警察工作的性質和期望，他認爲「警察是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橋樑與繫帶，所以必須以爲民服務爲前題，成爲民衆日常生活安定的保障，成爲社會風氣的表率，成爲國家建設的中堅。」尙憶當日晨七時零星工程尙未完成，大禮堂滿地泥水，坐椅滿佈灰塵，經臨時派學生數十名，集體動員清洗，同時並調回正在憲訓中心接受入伍教育的新生返校，對校園作地毯式的檢拾廢棄建材和垃圾，兩小時後整齊清潔，煥然一新，真是人多好辦事。不過大禮堂舞臺絨幕下端數十個鐵球，是否個個牢固，在典禮舉行前，已無時間試用。院長講話時是否會有脫落情事，筆者當時心緒忐忑不寧，院長講話約四十分鐘裡，如坐針氈，今日思之，猶有餘悸。總之，官校環境理想，設備完善，學制優良，學生素質甚高，師資陣容堅強，是目前世界極少數優良警官學校之一。